



八公岩上奠安塔

市直 李杰森

汉江划过安康城区时宛如一虹，向右拐了个弯，然后迤逦东去，遵循地球自转的规律，在南侧淤起一块坝，从东南流向西北的黄洋河就横冲直撞，切平坝而入汉江。一江一河经年累月冲刷、侵蚀，在东南夹角处垒砌一块地，台地突兀，岩崖高耸，巍然直视小城。

民国以前人们称这块台地为“八公岩”或“巴公岩”，因而名似不可考，不过今天人们大概早已忘却这个老旧的称谓，只因上面耸立一奠安塔而称此地为奠安。“民国二十八年，安康学者荆凤翔撰写《安康县乡土志》记打油诗一首，闲适安逸，颇有意思：

巴公岩，大江边。
巴公岩下钓鱼船。
钓下小鱼去换酒，
钓下大鱼去换钱。
只要一钱一竹竿。
瀛湖未蓄水前，台地之下江水平铺直泄，江面开阔，波光粼粼，与老君关渡口隔江呼应，一时为捕鱼、垂钓绝佳处。薄暮时分，晚霞悠悠，渔火点点，景象明丽，明清之际为“安康八景”之一，谓之“长滩渔火”。乾隆年间撰修《兴安府志》记取七律一首，诗中蒹葭晓露，芦边雁阵，渔火烧滩，钓竿垂吼，大有柳子厚江雪独钓之物我两忘而化外超然：
月满蒹葭露未干，终宵渔火化长滩。
烟迷矶外沙容淡，光锁芦边雁阵寒。
不逐边烽生朔漠，背随燐焰出林峦。
频摇波底金蛇动，惊起鱼龙上钓竿。
可惜今日江水时断时续，波涛汹涌时，浊浪排空，咆哮两

岸；涓涓溪流时，沙堆石砌，哽咽难行，长滩渔火自然难觅踪影，巴公岩下早已船去人空。

周日午后出门，春日明媚，春风柔波，奠安塔风淡人疏，春风自来，春花自开。

疏淡嫩黄的绿横铺三月的山野，杂以蒲公英的黄，茛苳草的白，紫叶李的粉，五月桃的红，绵绵密密。三三两两的踏春者对春风、春花似乎不在意，倒是专注于绿地里的春苗，荠菜、野蒜、蒲公英，一株株从地里掏出，装进袋子，大约用作晚餐的佐料，以慰藉早已寡淡的味蕾。一群孩子更为肆意，围一炉火，毕毕剥剥的烧烤，青草与孜然、花椒杂粮在一起，穿透口罩直抵鼻息，生活的滋味倒是豁然而生。

环塔而建的奠安公园林木密植，循山修砌的台阶依次铺陈，交错淹没在茂林深处。拾级而上，漫过桃李杏林的斑白，抬眼可见奠安塔兀自矗立。塔身四围，七层，青砖垒砌，中空，可通人，第四层环塔身书写“博厚高明，中天一柱”“永奠安康，亦孔之固”匾额者四，清晰可辨。“永奠安康”“中天一柱”难理解，而“亦孔之固”则语出《诗经·小雅·天保》：“天保定尔，亦孔之固。”意为上天保佑，江山稳固；“博厚高明”则语出《中庸》：“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修建此塔的目的不言而喻。

塔的底层嵌碑石两块，一块清新，名《修缮奠安塔碑记》，记为“民国初年邑人在八公岩上兴建风水塔一座，用为镇水之患”，何人何时修建，语焉不详，落款在公元2013年。

一块斑驳，字数甚多，其中“建修八公岩奠安塔碑序”字样尚清晰，有“塔者所以补地面形势之缺点，与佛氏浮屠迥异者也”可识，仔细辨认，断续有“安邑居汉水中点，秦岭北……”“张补山先生拟建塔于顶以补斯缺，未果，先生歿矣”“柴古公

轩以本郡人宰斯邑”字样，其余大多漫漶，不可辨识，落款中关键的数字被好事者涂鸦，不清楚是“民国四年”还是“民国九年”。

虽不甚了了，但大概意思可以明白，奠安塔修建于“民国”四或者九年，2013年修缮。该塔并非佛教寺塔，主要功能用以弥补地势不足，以镇城池水患，发端于张补山，建造于柴古轩。张补山和柴古轩分别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安康的文化名人，特别是张补山跟安康儒学教育有很大关联，道光时期出任安康县兴贤学仓（时县学堂）首任仓长，在牛蹄岭倡办义学，建兴贤塔一座，是当时安康著名出版发行家、教育家，创立“来鹿堂”刻印社，著有《来鹿堂诗文集》8卷。“民国二十三年，本土文人鲁论著《续兴贤学仓志》这样记载：“张鹏飞，字扶九，号补山，嘉庆癸酉拔贡，道光孝廉方正科举人，四川候补直隶州州判，咸丰六年卒，寿七十五岁。”

而柴古轩是白河县人，古轩是他的字，名为柴若愚，《续兴贤学仓志》这样记载：“光緒丁酉拔贡生，‘民国’二年调任安康县知事；四年，以政最得七等嘉禾章荣升南郑县知事。”需要解释的是嘉禾章为民国政府用于奖励有功社会或国家的奖励制度，分为九等，一县知事荣获七等勋章也算不差。据说柴古轩调任汉中后有人专门撰写《柴古轩去思文》，镌刻石碑竖立府衙大门以为模范。

按照鲁论的记录，以柴守愚任职情况看奠安塔修大约建于民国四年(1915年)，至此已逾百年。百年来奠安塔静静地矗立在八公岩上承载着“宝塔镇河妖”的美好夙愿，俯视着江和江边的城，看春去秋来，看云卷云舒，看世事变迁，只是塔下的长滩渔火恐已无人记起，而记载了安康人“钓下小鱼去换酒，钓下大鱼去换钱”的洒脱与飘逸也早已消散，恍如云烟。

过去山里闭塞，筹备菜蔬不易，豆腐可荤可素、可蒸可煮，是一样可撑碗面的好菜，也只有知己的亲戚，才有这份细心替主家着想。头一天夜里泡好的豆子，第二天早上石磨磨豆浆。东沟里大磨可以一个院子合用，小磨是家家必备，大多是在灶房靠墙腾出一块地儿来，再从梁上吊一根绳，拴磨拐子。用磨拐子推石磨是个技术活，远比抱着磨把手摇有趣，“吱悠悠，吱悠悠。”石磨转起来，推磨的人拉开架势，前俯后仰，和打太极的样子差不多。灌磨眼儿靠的就是个眼疾手快，长柄勺子在，趁着磨拐子滑过，一伸手，半勺黄豆半勺水就进了磨眼，待磨拐子绕一圈赶到，勺子已缩回原处，可谓是迅疾如风。若稍慢半拍，必碰翻了勺儿，洒了豆子。我见这配合的默契的，大多是夫妻俩，比如我爷和我婆、大伯和大娘，我父亲和母亲却常常为打翻了勺儿互相埋怨，你说我推得快了，我嫌你灌得慢了，有时豆腐煮熟，也没争出个输赢来。

点豆腐最好是自家酸菜坛里的浆水，若用石膏，点出的豆腐后味总有一丝苦涩，特别是控出的豆浆水，远没有酸浆水点的酸甜可口，夏日里若有一瓢豆浆水可饮，解渴消暑，比什么啤酒饮料都痛快。

点了酸浆水的豆汁儿很快就凝结成团，少不了先舀一碗豆花儿吃，浇上油泼辣子，要讲些，切些韭菜末与辣椒，吃两碗三碗也不嫌多。控出的豆浆水也别糟蹋，剩些新挖的红薯块儿进去，掺玉米掺煮一锅酸糊涂粥，起锅时再下些刚压实的豆腐块，咳，怎么说呢，又该后悔刚刚多吃了几碗豆花，肚子实在没个空余地方啦！

我那时候，特别爱吃锅底结的豆腐锅巴，别人家不知叫什么，我母亲称之为“厚脸皮”，说是吃多了脸皮会变厚，这锅巴拌了辣椒吃，别有一番滋味。我脸皮变厚，是近十来年的事，可“厚脸皮”，好多年不曾吃了。



悠然见南山 杨麟作

窗外春意浓

紫阳 余兴福

清晨，我匆匆路过滨江长廊赶往单位上班。路旁的迎春花开了，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清香。黄色小花星星点点，还不繁盛，有的刚刚绽放，有的还是花骨朵。迎春花迎来了明媚的春光，这是党校迁入新址的第一个春天，也是我调入党校的第一个春天。

汉江穿城而过，隔开了秦岭巴山，也分出了县城南北。党校坐落在汉江南岸滨江公园，我每天日出巴山，夜归秦岭，平凡的工作生活便如此循环往复。

我曾经在大山深处从教十年之久，离开讲台十五年后，又走向另一个讲台，心中充满说不出的兴奋。多年前，在故乡的土坯教室里，我曾发誓要为大山打磨腾飞的翅膀。如今，走上新的岗位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冥冥之中，或许是一种人生的轮回。

接到调令前，我便开始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在网上买来《基层党校干部培训模式研究》《基层党校管理实务研究》《基层党校教学案例研究与评析》等专业书籍仔细阅读，为即将开始的新工作做些准备。

上任后便立即着手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在宣传文化系统工作多年，一帮文艺界朋友听说我要搞校园文化建设，有的帮我策划设计，有的送摄影图片，有的给书画作品，党校的楼道成了紫阳书画摄影展，整座大楼从内到外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

闲暇之余，我开始走访曾在党校工作或退休的老领导、老教师，了解紫阳党校发展历史。紫阳党校建校之初，长期没有固定办学场所，曾数次租用民房或在临时场所办学。为了支撑重点项目，曾三次整体搬迁。一代代党校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没有教材自己编印，没有师资自学自教。交通不便学员难以集中，教师打起背包送教下乡，分片流动办班。没有食宿条件，学员自带干粮被褥，稻草铺地做床。老校长邹家华退休后，依然坚持为学员上课，身患癌症后躺在病床上还不忘修改讲稿。高级讲师潘远鹏父子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校，两人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培训处主任罗恒军年近退休，主动请缨担任第一书记，挑起驻村帮扶重担。这些人和事深深感动着我，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把他们记录下来。于是，我多方筹措经费，启动校志编纂。

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远望县城高楼林立，日新月异；近看汉江，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尘世扰攘，我庆幸自己能在美丽的汉江边安放一张小小的书桌，干自己该干的事，读自己想读的书。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复杂，只需要一块小小的天地。无论是大舞台，还是小场子，都要尽心尽力。

莫将闲事心头挂，便是人生好时节。心若向阳，必有芬芳。不随波逐流，不虚掷光阴，走好每步路，过好每一天，时时都是春天，处处都有春光。

窗外，春意渐浓，阳光正好。



汉江随笔

豆腐

旬阳 杨才斌

早市上有厚如磨盘的豆腐卖，颜色微黄，用竹匾盛着，切大四方块儿。卖豆腐的是个半老的男人，长得黑，脾气大，一言不合就撵顾客走。我觉得他这样做生意，迟早要关门倒闭，然而买的人极多，一竹匾豆腐，常常半卖光，那男人收拾家什，骑一电三轮悠然而去，三轮后头倒有块牌子，上面写着“王家河豆腐”，字是毛笔写的，泡沫箱盖做的牌子。

王家河不是个人，这我晓得，是铜川市边的一条小山沟，也没什么特别名气，为什么他的豆腐起这么个名儿，就卖的这样快？那一定是豆腐做得特别好。

我买了一小块，二块八一斤，不算便宜，难得还有些温热。回来切块，浇了油泼蒜泥辣子，尝了尝，并无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

我以为检验豆腐味道的最佳方法，该是趁着豆腐正热，直接切一块蘸了油泼辣子吃，好的豆腐绵软弹牙，轻轻咬破，满口豆香味，佐以辣椒的焦辣咸香，真算得上美味。

豆腐这东西太平常了，无论是富贵人家，或是蓬门小户，哪一家的饭桌上会缺少豆腐呢，可我记得以前，在我们东沟里，吃一顿豆腐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

东沟里凡种玉米的地，必会套种红薯或黄豆。玉米排成行，中间起两尺宽的垄，垄上栽二三排红薯。而种黄豆则省事

得多，待翻了地，把豆子匀撒进去，再轻耙一遍覆土，这时才挖了窝子点玉米籽儿。玉米苗一冒头，黄豆苗也跟着噌噌长出来。据说嫩的豆叶在古代是种蔬菜，可煮羹来吃。虽然豆芽吃起来不错，但豆叶，我确实没人吃过，倒是入秋以后，大把捋下来剁了拌料喂猪。

玉米熟了以后，黄豆往往还要在地里长些时间，等叶子全部发黄掉落，豆株上只剩满串豆荚和长长的叶柄，这叶柄没什么用处，却很有韧劲，没事了捡一把，架“井”字折叠起来，可以编个高高的宝塔，小孩子们常比赛看谁编得又高又大。

非得等到豆荚壳黑了，人们才开始收割，东沟里的人似乎从不吃毛豆，以至于我二十几岁时在别处吃五香毛豆下酒，竟不敢认它是黄豆的嫩荚儿。大约是我们那儿地方穷，人们日子过得极仔细，黄豆不老舍不得拔，玉米不老也舍不得掰了吃。别的地方吃煮肉，总要先放火里烧过，再用米汤水洗，我们东沟人舍不得，那得烧掉多少油去。

豆子归了仓，无论多少，总得去街上换点儿大米来吃，还要余出种子，做酱豆的，剩下的再考虑做豆腐。做豆腐又好像很费工夫，平日常里又好像都很忙，除了过年，或要娶亲戚搬家盖房娶妻老人等，是不大做豆腐的。

东沟里遇上要娶亲戚过红白事，必得做豆腐送礼，想来是

了近况。老师说，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俯身从路边草丛中折起一枚蒲公英，递给我说，你先数一数蒲公英有多少朵。我闻言从老师手中接过蒲公英，轻轻一触碰蒲公英便已纷纷飘落。我说，这怎么数得清，还没数清，蒲公英都早已没了。

老师说，是的，数不清，人生一世，岂止蒲公英数不清，我们的许多欢笑，痛苦，失望，希望，同样数不清。眼前的诸多事，往往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无形障碍，正如你当下的情况，你知错，认错，也想改错，这当然是好事，但若是时刻提醒自己去改错，这就不好了。不妨先退一步，回到起点，再慢慢向前走几步，尽量慢慢前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老师抬起手，指了指我手中的蒲公英，再指了指胸口，“数一数蒲公英，并不是真的让你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只是让你稳住心神找点事做，一个人的理性，是后天修行开辟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始终绕不开一个心字。”

我看着手中的蒲公英，耳边回想起老师那日临别时给我最后一句话八个字，稳定心神，慢慢前行。后来也有许多次面临着工作和生活中的诸多苦恼，却再也没有了像之前那般的茫然和无措。

数一数蒲公英

平利 柯荣

从旧书中翻出一枚枯萎的蒲公英，色泽已成暗黄，但花朵仍保持着开始的模样，突然的出现，如故友的重逢，想起了往年的故事。

那时，刚迎完检察，连日的超负荷工作和紧张的状态，突然之间放松。该加班的班不加班了，该补写的记录不补了，每天悠闲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玩手机，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手机玩累了，斜卧在椅子上怔怔出神，我才感到了一种荒诞，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我试图去练字，但手已生疏；试图去看书，却看不进任何内容；试图去跑步，腿又沉又重；最后我说，还是认真工作吧，却发现毫无思路。

然后开始失眠、焦虑，感到孤独、寂寞，变得低沉、消极，越想改变越难改变，越不能改变。这种身心不由自己支配的无力，最让人恐惧。我去看医生，医生让我多运动；我请教身边的朋友，朋友的情况与我如出一辙；我去网上查询，网上说这是现代年轻人普遍的症状，自己去调解。

我走在回家的小路上，路两边开满了油菜花，远处是铺开的辽阔的庄稼地和青绿的群山，风中满是清爽和浓郁的芬芳，可是这些都提不起我半分的兴趣。

有一天，我和老师在林中散步，并向他说起

山水八仙

平利 王定艺

从平利县城沿着346国道逆流而上，经桃谷路、平镇路、白狮二级公路抵达八仙集镇。临近白沙河口，可见悬崖上一尊憨态可掬的奇石映入眼帘，仿佛在招手迎送来往车辆与行人，放眼眺望，宽阔蜿蜒的凤河波澜不惊，碧波荡漾。气壮雄伟的两岸山峰对应着整齐有序的村居楼房，直耸的老树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像英勇的“禁卫军”守卫着一方安宁。

我想，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在八仙镇最恰当不过了。顺着凤河逆流而上，便可出神游走在峭壁古道、悬崖洞窟、奇峰怪石之巅，尤其呈现在眼前的碧波清流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步步有景，浮想联翩，有一种看不透、看不够的感觉。

经过几盘弯道进入集镇，当旅途颠簸结束，映入眼帘的便是鳞次栉比的村居楼，连墙接栋的超市、商铺，以及琳琅满目的各类小吃和农副产物，这种视觉和嗅觉的冲击带给感官上闲逸的美好体验。

八仙境内奇峰异景和民间故事较多，最著名的景点还属天书峡景区了，传说天书映曾是八仙修道处，八仙在此修炼时，汇集天上奇书万卷，阅尽人间世俗万象，修成正果而云游四海后，让这些天书化成为奇石，堆放在山谷中。一层层、一摞摞无字天书隐藏着无法破译的天机，故名“天书峡”。同时，景区还因其复杂的地质构造，湿润的季风气候，造就了丰富的森林景观。正如宋·郭熙《山水训》所言：“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八仙还保存着悟真观，随山就势建在天然岩壁之下，临靠山巅大石之上，背后倚靠着傲然挺立的山峰，给人一种高山仰止或永不言弃的精神境界，山高人为峰，大山的魅力昭示着八仙人民勤劳果敢的品格。相传，道家八仙曾在此炼丹修道，于是得名八仙。

如今，随着撤乡并镇的改革和安来高速的贯通，昔日的偏远山洼镇成为人流涌动的人口小镇。

2008年，母亲因肾功能衰竭进行了肾移植手术，术后一直服用免疫抑制剂进行治疗，身体一直处于低免疫状态。我的身体那两年也很不争气，常常感冒，为了避免给母亲传染，感冒了在家里就戴着口罩，母亲一见我戴口罩，就把口罩给扯下来，说感冒了更要通畅呼吸，这样才好得快。为了这事我常常“吵架”。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了，母亲去给做了酸菜面片，一碗热腾腾的酸菜面片真是达到了母亲所说的发汗解毒的功效，我说这面真香，母亲高兴地笑了，故意拉长了音调说，嘿~！我女这还是第一次夸奖我的酸菜……从此以后，我真正地喜欢上了酸菜的味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出门回家的时候，必定有母亲亲手做的酸菜面在等着我。

遗憾的是，虽然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40年，却没能学到母亲高超的手艺，在母亲病重的时候没能做出一碗像样的酸菜面。

2008年，母亲因肾功能衰竭进行了肾移植手术，术后一直服用免疫抑制剂进行治疗，身体一直处于低免疫状态。我的身体那两年也很不争气，常常感冒，为了避免给母亲传染，感冒了在家里就戴着口罩，母亲一见我戴口罩，就把口罩给扯下来，说感冒了更要通畅呼吸，这样才好得快。为了这事我常常“吵架”。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了，母亲去给做了酸菜面片，一碗热腾腾的酸菜面片真是达到了母亲所说的发汗解毒的功效，我说这面真香，母亲高兴地笑了，故意拉长了音调说，嘿~！我女这还是第一次夸奖我的酸菜……从此以后，我真正地喜欢上了酸菜的味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出门回家的时候，必定有母亲亲手做的酸菜面在等着我。

遗憾的是，虽然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40年，却没能学到母亲高超的手艺，在母亲病重的时候没能做出一碗像样的酸菜面。